

宋書

三十六



宋書

列傳三十卷之三十二卷

列傳第三十



宋書七十

臣沈

約

新撰

袁淑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  
少有風氣年數歲伯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  
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不為章句之學而  
博涉多通好屬文辭采道豔縱橫有才辯本  
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並不就彭城王  
義康命為軍司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

之十

宋書傳三十一

一

禮接意好甚踈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已而  
淑不以為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補衡  
陽王義季右軍主簿遷太子洗馬以脚疾不拜  
衛軍臨川王義慶雅好文章請為諮議參軍  
頃之遷司徒左西屬出為宣城太守入補中書侍  
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為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  
六年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  
容曰今當鳴鑿釜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  
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太

相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  
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  
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  
以光公府望還爲御史中丞時索虜南侵遂  
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曰臣  
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鱗宕流則枯竭  
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蝨集聞已崩殪天險  
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義  
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

於能濟矣乃者熒定攜遠阻違授律由將有  
弛拙故士少鬪志圍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  
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急戰就斃旅淮上訓卒簡  
備靡旗是由綏敕正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栲澗  
入患泉伊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騰書有  
渭陰之迫懸烽均咸陽之警言然而切揣虛實  
伏匿先彰校索伎能譎詭旣顯綿地千里彌  
行阻深表裏躡破後先介逼捨陵行之習競  
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津陸陷溢

疴禍游興蕩甚杲已單米粟莫係水寓於帶進  
必傾霄貢河隘扁固退亦隋滅所謂栖烏於烈火  
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寬繕淮  
內竊謂拯扼閩城舊史爲允棄遠涼土前言  
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况聯被京國咫尺神  
甸數州摧掃列邑殲瘴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  
丘賦千乘井竽萬集肩摩倍於長安締袂百  
於臨淄什一而籍寔慊氓願履畝以稅旣協農  
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皆欲贏餽糧請奮釋緯乘

城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推  
決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卓之間賞之以  
焚書報之以相爵俄而昭才賀闕異能間至戎  
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  
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畜憤矣  
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謠言緡命宜選敢悍數  
千駑馬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櫓稽而起  
晨厭聖未陣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  
塵不及起無不禽鎩獸龍言冰解霧散掃洗哨類

漂鹵浮山如有決罽漏網遂窠逗穴命淮汝戈  
船遏其還逕充部勁卒梗其歸塗必剪元雄懸  
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鞋無旋矣於是信臣  
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杵聯鄉音若其偽遁  
羸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  
蔽虧川谷蕩芻負負塞殘孽阻山燼黨收險竊  
命憑城借土則當因威席卷乘機芟刈泗沐秀  
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湊雲集廢亂桑溪溪之  
北搖潰瀚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植銜索之

枯幾何不蠹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浚風  
之儻輕箠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  
望吊網悲之鬼然後天行樞運森舉煙外青蓋  
西巡翠華

經啓州野滌一軫策俾高闕再

勒燕然後銘方乃奠山沉河創禮輯策闡燿炎  
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今衆賈拳勇而將  
術踈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邑無驚赴之  
急家緩餽戰之勤闕闕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  
亦薦採之法庸未蕘歟若乃邦造里選權論深

切躬擐盡幽斬帶尋遠設有沉明能照後偉  
自宣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懾飛音知窮首起  
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益損之宜能睽合民  
心愚叡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  
謀上說辰墜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  
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威舊且之右別其  
旂章榮其班祿出得專與使不稟命降席折  
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  
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罔暴很內外侮棄始附之

衆分茂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攜離首順之徒  
靡然自及今涑繹故典灑土纓綬翦焉幽播折  
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步動商遘會  
功終易感劫晉在於善覘全鄭實寄良謀多  
縱反間汨惑心耳發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  
其猜伏拂其嫌嗜汨以連率之貴餌以析壤之  
資聲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辯則堅圍可  
解馳羽而巖邑易傾必府萑土崩枝幹瓦裂衣  
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刀言約功深事邇



應廣齊園反駕趙養還君臣與誦之道畢能  
事之効臣幸得出內層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  
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潤飾鴻法今塗有遺  
鏃萬未息蜂敢思涼識少酬閔施但坐暮旣之  
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邊論屬國之  
兵謨然晁之抗辭杜耿之言事成去及經之棘猶  
闕上竿燭邪之敬裁收下策自恥懦木智不綜  
微敢露昧見無會昭採淑喜爲誇誕母爲時  
人所謝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  
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素司  
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枉泉  
賦降委敝邑弊邑敬事是遠無或違貳懼非  
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  
是有愴焉弗圖日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  
請以爲足月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  
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  
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  
甸次何其哀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

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唯執事所以圖之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弒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省內無過不能受枉明且便當行大事望相與勦力淑及斌竝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左右皆動斌懼乃曰臣昔忝伏事常思効節況憂迫如此輒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爲天地之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急息之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截三尺爲一段又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縛袴淑出環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因命左右

與手刃見殺於奉化門外時年四十六劬即位  
追贈太常賜賚甚厚世祖即位使顏延之爲  
詔曰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弊并國危希遇  
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  
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衛率淑文辯優  
洽秉尚貞愨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撓厲辭道  
逆氣震匈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  
隕難未去出其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  
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憲

公又詔曰袁淑以身殉義忠烈邈古遺孤在  
疚特所矜懷可厚加賜卹以慰存亡淑及徐  
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於是長給稟祿  
文集傳於世子幾散稜疑標歆世祖步兵校尉  
凝太宗世御史中丞出爲晉陵太守太宗初與  
四方國反兵敗歸降以補劉湛冠軍府主簿淑  
諸子竝早卒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薜華朝露  
未足以言也其闡天遽曾何足云宜任志去留

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  
行路險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  
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恠寸陰而敗尺璧若乃  
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若  
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尔

列傳第三十

宋書七十

列傳第三十

宋書七十

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尔

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若  
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尔

列傳第三十一

宋書七十一

臣沈約新撰

徐湛之

江湛

王僧綽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郟人司徒羨之兄孫吳郡太守佩之弟子也祖欽之祕書監父達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為振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高祖諸子竝幼以達之姻戚將大任之欲

宋書卷七十一

一

介

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配以精兵利器事剋當即授荊州休之遣魯宗之子軌擊破之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湛之幼孤為高祖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於側永初三年詔曰永興公主一門嫡長早罹辛甚外孫湛之特所鍾愛且致節之骨情實兼常可封枝江縣侯食邑五百戶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大義善自持持

事祖母及母竝以孝謹聞元嘉二年除著作佐  
郎員外散騎侍郎竝不就六年東宮始建起家  
補太子洗馬轉國子博士遷奮威將軍南彭城  
沛二郡太守徙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  
不拜復授二郡加輔國將軍遷祕書監領右軍  
將軍轉侍中加驍騎將軍復爲祕書監加散騎  
常侍驍騎如故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太祖所  
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畱  
止臺內總攝六宮忽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  
之初高祖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  
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旣貴以此  
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若可以此衣  
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宣所愛與劉湛  
等頗相附協及劉湛得臯事連湛之太祖大怒  
將致大辟湛之真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旣見太祖  
因號哭下牀不得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高祖納衣擲地  
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  
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

全也遷中護軍未拜又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  
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  
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  
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  
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  
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時安成公何勗无忌  
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竝各奢其家與  
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  
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勗官至  
侍中追諡荒公靈休善彈碁官至祕書監湛  
之遷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  
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湛之表  
啓固辭又詣廷尉受罪上詔獄官勿得受然後就  
命固辭常侍許之二十二年范晔等謀逆湛之  
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擘等款辭  
所連乃詣廷尉歸罪上慰遣令還郡湛之上表  
曰賊臣范晔孔熙先等連結謀逆法靜尼宣分  
往還與大將軍臣義康共相脣齒備於鞠對伏

尋仲承祖始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  
兒女近情不識大體上聞之初不務指斤紙翰  
所載尤復漫略者實以凶計既表逆事歸露  
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違未敢縷陳  
情旨無隱已昭天鑒及羣凶收禽各有所列畢  
等口辭多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甚乃去臣  
與義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為定潛通姦  
意報示天文末去熙先縣指必同以誑於畢或以  
智勇見稱或以愚懦為目既美其信懷可覆復駭  
其動止必啓凡諸詭妄還自違伐多舉事端不  
究源統齎傳之信無有主名所徵之人又已死沒  
首尾乖互自為矛盾即臣誘引之辭以為始謀  
之證銜臣糾告竝見怨容縱肆狂言必見禍陷伏  
自探省亦復有由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  
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對  
容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  
譬深加距塞以為怨憤所至不足為慮便以關啓  
懼成虛妄思量反覆實經愚心非為納受曲相



敵匿又令申情范羣釋中間之憾致懷蕭蕭思話  
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幸亦不宜達陛下敦惜天  
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  
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已日  
深文淺辭色之閒往往難測臣每懼異聞皆略  
而不答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  
具如此啓至於法辭所傳及熙先等謀知實不  
見見關之日便即以聞雖晨光幽燭曲昭窮款  
裁以正義無所逃刑束駭北闕誦罪司寇乾施  
含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往仰荷恩私  
哀惶失守臣殃積罪深下罹酷罰久應屏奔永  
謝人理況姦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淺聞於  
禍萌士類未明其心羣庶謂之同惡朝野側目  
衆議沸騰專信讎隙之辭不復稍相申體臣  
雖驚下情非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劔爲易  
而覩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  
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惡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  
訴冀幽誠丹款儻或昭然雖復身膏草土九泉

無恨顯居官次坂極朝班 頗何地可以自處乞  
蒙隨放伏待鈇鎖上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  
轉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出爲前軍將軍南  
兗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  
高樓湛之更加脩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  
物豐且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  
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一時之盛  
也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  
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  
從事史二十六年復入爲丹陽尹領太子詹  
事將軍如故二十七年索虜至瓜步湛之領兵  
置佐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春魯爽  
兄弟率部曲歸順爽等魯軌子也湛之以爲  
廟筭遠圖特所將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  
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  
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  
諸辭訴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職官記及令文尚  
書令敷奏出內事無不摠令缺則僕射摠任又

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竝奏免官詔  
曰今僕治務所寄不共求體當而互相推委糾之  
是也然故事殘舛所以致茲疑執特無所問時詳  
正之乃使湛之與尚之竝受辭諱尚之雖爲令  
而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太祖  
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晔等後又有江湛何瑀  
之畢誅炳之免演之瑀之竝卒至是江湛爲吏  
部尚書與湛之竝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上每  
有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  
劾賜濬死而世祖不見寵故累出外蕃不得停  
京輦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竝爲上所愛而鑠妃  
卽湛妹勸上立之元嘉末徵鑠自壽陽入朝旣  
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  
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  
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劾入弑之旦其  
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  
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世祖卽位追  
贈司空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烈公又

詔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所戶荼酷遺孤流寓  
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歸居本宅厚加恤賜  
於是三家長給廩三子聿之謙之爲元凶所殺  
恒之嗣侯尚太祖第十五女南陽公主蚤卒無  
子聿之子孝嗣紹封齊受禪國除

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子也居喪以  
孝聞愛好文義喜彈棊鼓琴兼明筭術初爲著作  
佐郎遷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南譙王義宣左軍  
功曹復爲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

三〇九

卷之二十一

八

張氏

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  
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日夕湛固求外出乃  
以爲武陵內史還爲司徒從事中郎遷太子中  
庶子尚書吏部郎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  
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政事委之元嘉  
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領本州大中正  
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  
領國子祭酒湛及侍中何攸之領博士二十七  
年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

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韎衣稱疾經日夜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上大舉北伐舉朝爲不可唯湛贊成之索虜至瓜步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出江上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竝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劔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劭又謂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劭後焚集未嘗命湛常謂上曰江湛佞人不宜親也上乃爲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弒也湛直上省聞叫譟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士卽殺舍吏乃得湛之湛之據實受害意色不撓時年四十六湛五子恁怒慈法壽皆見殺

初湛家數見怪異未幾少日所眠牀忽有數升  
血世祖卽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簡公長子憇尚  
太祖第九女淮陽長公主爲著作佐郎

王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幼  
有大成之度弱季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  
練悉朝典季十三太祖引見下拜僂流涕哽咽  
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太祖長女東  
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

王文學祕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  
二十六年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  
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  
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  
先是父曇首與王華並爲太祖所任華子嗣人  
才旣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  
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日蓋由姻戚所  
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爲侍中時年二十九  
始興王濬嘗問其季僧綽自嫌蚤達遂巡良久

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元嘉末太祖頗以後事  
為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  
參焉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  
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竝不許會二凶巫蠱事  
泄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  
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餐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  
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  
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  
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  
鑠妃即湛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為身計復  
將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  
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復應坦懷如初無  
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  
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  
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  
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  
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

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  
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劾祗逆  
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  
於此劾旣立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  
凶傳頃之劾料檢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  
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季三  
十一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爲僧綽有異志并  
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  
穎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卽位追贈散  
騎常侍金紫亮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  
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爲  
周顛蘇峻宅其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  
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壽亦頗遇喪禍故世稱  
爲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  
爲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子儉嗣昇明末爲  
齊國尚書右僕射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讎釁所鍾親地兼  
極雖復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灾隙內兆邪蠱



外興天性既離愛敬同盡探雀請熊非無  
前覺猜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  
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當壁之重將由  
愛立臣主回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噐以長命不  
待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  
欺我哉昔山濤舉羊祜為太子太傅蓋欲以  
後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綽綽主心將任  
以國重而宮車晏駕二臣竝以道德謙冲名  
高兩代昨夫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

列傳第三十二

宋書七十二

臣沈約新撰

文九王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劭潘淑妃生濬路淑媛生  
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王鑠高脩儀生廬陵昭  
王紹殷脩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  
王宏陳脩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  
江脩儀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脩儀生  
建安王休仁邢美人生晉平王休祐蔡美人生

二十七十六

宋書七十二

二

〇〇〇〇

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  
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甫  
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  
若劭濬誕禕渾休茂休範別有傳紹出繼廬  
陵孝獻王義真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七  
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不之  
鎮領石頭戍事二十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  
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時太祖

方事外略乃罷南豫併壽陽即鑠為豫州刺史尋領安蠻校尉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進號平西將軍讓不拜索虜大帥託跋燾南侵陳頓遂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賊晝夜攻圍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以汲又毀佛浮圖取金像以為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竒以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填塹因薄攻城憲督厲將士固女墻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為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二十七年大舉北伐諸蕃竝出師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上蔡向長社長社戎主魯爽委城奔走既克長社遣幢主王陽兒張略等進據小索偽豫州刺史僕蘭於大索率步騎二千攻陽兒陽兒擊大破之到坦

之等進向大索勞楊氏鄭德玄張和各起義以  
應坦之僕蘭奔虎牢會王陽兒等至即據大索  
因向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繼坦之虜承  
昌王宜勤仁庫真救虎牢坦之敗走虜乘勝進  
進於尉氏津逢康祖康祖戰敗見殺賊進脅壽  
陽因東過與壽會於江上二十八年夏虜荊州  
刺史魚豢及弟秀等率部曲詣鑠歸順其年七  
月鑠所生吳淑儀薨鑠歸京師葬畢還攝本任  
時江夏王義恭領兖州刺史鎮盱眙丁母憂還  
京師上以兗土彫荒罷南兖併南徐州當別置  
淮南都督住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欲以授  
鑠既而改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領兵戍石頭  
元凶弒立以為中軍將軍護軍常侍如故世祖  
入討劭屯兵京邑使鑠巡行撫勞劭還立南兖  
以鑠為使持節都督南兖徐兗青異幽六州諸軍  
事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常侍  
如故柳元景至新亭劭親自攻之挾鑠自隨江  
夏王義恭南奔使鑠守東府以腹心防之進授

侍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餘如故邵迎蔣侯  
神於宮內疏世祖年諱厭祝祈請假授位號使  
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世祖濬  
即伏法上迎鑠入營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  
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闕讓  
侍中鑠素不推事世祖又爲元凶所任上乃以藥  
內食中毒殺之時年二十三追贈侍中司徒二  
子敬猷敬淵敬先敬猷嗣官至黃門郎敬淵初  
封安南縣侯官至後軍將軍敬先繼廬陵王紹  
前廢帝景和末召錄妃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  
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  
江氏猶不肯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淵敬先  
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太宗即位追贈敬  
猷侍中謚曰懷王追贈敬淵黃門侍郎謚曰悼  
侯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  
爲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  
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爲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  
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之衡陽恭王疑

第二子伯玉爲南平王繼鑠後官至給事中昇  
明二年謀反誅國除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  
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  
戶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  
第於鷄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  
階二十四年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爲征  
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爲中書令領驍  
騎將軍元凶弒立以宏爲左將軍丹楊尹又以  
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世祖入討  
劭錄宏殿內世祖先嘗以手板與宏宏遣左  
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世祖事平以爲尚書  
左僕射使奉迎太后還加冠軍將軍中書監僕  
射如故臧質爲逆宏以仗士五十人入六門爲  
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  
時普責百官謹言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  
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  
正同軌後主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

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  
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  
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撤天膳  
而重農食禁貴遊而弛權酤通山澤而易關  
梁固已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  
弊直辭之路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  
不悉心謹條鄙見置陳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  
龍言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干戈未戢戰備宜修  
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  
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  
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  
驛交馳而望其擐甲推鋒立功闔外譬言緣木求  
魚不可得矣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  
之衆隸造次之主貌踈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  
其同力拔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  
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  
二軍爲其惣統令撫養士卒仗恩信先加農隙  
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

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  
堅折衝于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  
死所以張劬効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  
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甘勞考心  
迹事如或有在妾陳膚知追懼乖謬轉尚書  
令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尋進號  
衛將軍中書監尚書令如故宏少而多病大明  
二年疾動求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加散騎常侍中書監如故未拜其年薨時年二  
十五追贈侍中司徒中書監如故給班劍二十  
人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輒出臨靈自爲墓誌銘  
并序與東揚州刺史顏竣詔曰宏夙情業尚素  
心令績雖年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道可倚輔  
仁無妄雖寢患淹時慮不至禍豈圖祐善虛設  
一旦永謝驚惋摧慟五內交殞平生未遠舉自  
如昨而賞對遊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壇痛  
切卿情均休戚重以周旋乖坵少時奄成今古  
聞問傷惋當何可言五年益諸弟國各千戶先



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素少愛文義有  
父風大明四年為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徙歷  
陽南譙二郡太守將軍如故中書侍郎不拜監  
南豫豫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豫州刺史又  
不拜太宗初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太子左  
衛率加給事中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丹楊尹  
吳興太守使持節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將  
軍並如故進號左將軍泰始六年都督荆湘雍益  
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左將軍荊州刺史持  
節如故徵為散騎常侍後將軍太常未拜授使  
持節都督南徐南兗徐青冀六州諸軍事鎮軍  
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逆景素雖纂集  
兵衆以赴朝廷為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  
鎮北將軍齊王為南兖州景素解都督時太祖  
諸子盡殂衆孫唯景素為長建安王休祐諸  
子並廢徙無在朝者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  
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  
莫不屬意焉而後廢帝汪凶失道內外皆謂景

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  
楊運長阮佃夫竝太宗舊隸貪幼少以久其權  
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  
景素防閣將軍王季符失景素旨怨恨因單騎  
奔京邑告運長佃夫去景素欲反運長等使欲  
遣軍討之齊王及衛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  
謂爲不然也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  
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  
皆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  
此稍爲自防之計與司馬廬江何季穆錄事參  
軍陳郡殷瀾記室參軍濟陽蔡履中兵參軍  
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謀之以參軍沈顥  
母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爲爪牙季穆薦  
從弟豫之爲參軍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來  
京邑多與金帛要結才力之士由是冠軍將軍黃  
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韓道  
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並皆響附

其餘武人失職不得志者莫不歸之時廢帝單馬獨出遊走郊野曹欣之謀據石頭韓道清郭蘭之欲說齊王使同若不回者圖之侯廢帝出行因衆作難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駐之未欲忽忽舉動運長密遣僮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爲異計景素知爲運長所遣即斬之遣司馬孫謙送首還臺元徽四年七月垣祗祖率數百人奔景素云京邑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便舉兵負戈至者數千人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及聞祗祖叛走便纂嚴備辦齊王出屯玄武湖冠軍將軍任農夫黃回左軍將軍李安民各領步軍右軍將軍張保率水軍並北討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其餘衆軍相繼進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府城齊王知黃回有異圖故使安民佛榮俱心以防之景素欲斷據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祗祖沈顥等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也殷灞等固爭不能農夫等既至

放火燒市邑而垣慶延等各相顧望竝無鬪志  
景素本乏威略恆擾不知所為時張保水軍泊  
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竝荆楚快手自相  
要結擊水軍應時摧陷斬張保而諸將不相應  
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池顯先衆叛走  
垣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係奔敗左暄驍果有  
肱力欲為景素盡節而所配兵力甚弱猶力戰  
不退於萬歲樓下橫射臺軍不能禁然後退散  
右衛殿中將軍張倪奴前軍將軍周盤龍攻陷

京城倪奴禽景素斬之時年二十五即葬京口  
垣慶延祗祖左暄賀文超竝伏誅殷瀾蔡履徙  
梁州何李穆先遷官故不及禍其餘皆逃亡值  
赦得免景素既敗曹欣之反告韓道清郭蘭之  
之謀道清等竝誅黃回高道慶等齊王撫之如  
舊景素子延齡及二少子竝從誅其年冬封長  
沙成王義欣子勰第三子恬為秭歸縣侯食邑  
千戶繼宏後順帝昇明二年卒國除張倪奴以  
禽景素功封筑陽縣侯食邑千戶景素敗後故

記室參軍主螭故主簿何昌禹竝上書訟景素  
之寃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璉又上書  
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  
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  
恃昔者墨翟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  
叔爲衛軍隱難於晉公子殪之李牧北逝彊胡  
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左不圖其功賜以利劔  
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靈不明其忠卒被  
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挹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  
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表汝孤立聚尤於衆人  
加讒諂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  
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  
以歔歔奏樂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元臣每  
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  
今璇鼎啓運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有死寃必申臣  
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  
孝悌爲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嬰知其  
不爲暴也秦仁獲麀知其可爲傳也臣聞王之

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  
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  
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  
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秦始皇元微  
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  
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棄  
先君豈昔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  
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响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  
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  
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簡王之舊也  
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已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傷  
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蒞膾乎其可明三也  
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  
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  
子縲繫主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飢王  
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寃疑咸息繇務  
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  
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脩身

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  
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荊州  
高齋刻楹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  
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  
無它嬖私不耽內寵姬媵數人皆詔令所賜王  
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王顧  
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  
恭已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  
獻太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  
繼非命王乃徵入為太常楚下人士竝勸勿下  
王謂為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為子不奉親之  
寃安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  
志欲倔彊俊應高枕江漢何為屈折而受制於  
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耆幼  
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正搦  
弦為鈞張一作百行坐欬嚏皆生風塵會王季  
符負臯流謫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  
翼王雖違愆離凶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席

滿素虞玩之銜使歸旋世之入質京邑續解徐  
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阡外撫虞玩殷煥實  
爲詮譯誠心殷動備言聖聽王若俯張跋扈何  
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  
之衰德旣彰羣小之姦慝彌廣下盈其毒上不  
可依時長王竝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人翕  
翕莫不住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  
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空與  
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  
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季五月以後道路皆  
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  
道慶等傳構其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  
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  
釁作垣祗祖因民情翥蕩揚聲北奔給辭惑衆  
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掖門已閉殊不知  
臺中安不王旣素籍異論謂爲信然收率疲弱  
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出  
翻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誼譁公惑皆出輦轂



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  
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  
其晚聞哀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  
禍哉其可剛九矣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  
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中掩泣又臨危之際撫  
檻而嘆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茲豈不誠在本  
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  
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  
兵之日止在臣救昏難放殛姦盜非它故也請  
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  
夫爲有臯邪爲無臯邪若其無臯何故爲戮若  
其有臯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  
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  
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  
謂反乎果燹今日王亾明日宗亾王何負於社  
稷何媿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  
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焚代脩  
信陵之祀存望諸之齋晉世受命亦追王陵

之寃而詔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  
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  
賊而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  
誠蕩嫌怨請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  
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於萬葉君子  
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振  
逸世之竒聲何至仍表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  
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蹈德且懼方今之  
人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  
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污隆平苟前良可廢何以  
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  
來胤垂範之如此儻能降明詔箋枉道使往王  
得洗謗議拯真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  
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鸛鳴臯埵則降陰吐  
雨騰蛇聳躍而沈雲鬱冥具但傷臣言輕落毛  
身如橫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  
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又不省至今上即位乃  
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少敦清尚

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年流運改宜弘優澤  
可聽以王禮還葬其冢墓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  
年十歲封義陽七食邑二千戶二十七年為  
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弒立加  
散騎常侍世祖踐祚遷太常出為東中郎將會  
稽太守尋監會稽宙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  
軍事孝建元年立東楊州郡昶為刺史東中郎  
將如故進號後將軍大明元年徵為祕書監領

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中軍將軍南彭城下  
邳二郡太守又出為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  
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詔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  
三年徵為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千戶轉  
中書令中軍將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  
散騎常侍太常從世祖南巡坐斥皇太后龍舟  
免開府尋又以加授前廢帝即位出為使持節  
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  
事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開府如故

昶輕訛褊急不能祗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責  
民間喧然常云昶當有異志永光景和中此聲  
轉甚廢帝旣誅羣公彌縱狂悖常語左右曰我  
即大位來遂未常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  
誅後昶表入朝遣典籤蘧法生銜使帝謂法生  
曰義陽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其善  
又屢詰問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懼禍  
叛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親率衆過江法生旣  
至昶即聚衆起兵統內諸郡竝不受命斬昶使  
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其不捷乃夜與數十  
騎開門北奔索虜弃母妻唯攜愛妾一人作  
丈夫服亦騎馬自隨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  
子時太宗已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  
尋竝卒追封懷遠爲池陽縣侯食邑千戶泰  
始六年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改昶封爲  
晉熙王燮龍裘爵食邑三千戶太宗旣以燮繼  
昶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猴猿負孫毒性薄情  
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尚均羣品況在人倫可

忘夫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征  
北公雖孝道無替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  
鞠之 乃至休不瓦莫關寒温不訪晨昏屏塞定  
省靡因事無違忤動致誚責毒句發口人所  
難聞加惡備苦過於讎隙遂事憤於宗姻義  
傷於行路公故如郝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遂  
以憂卒用天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  
奉已之餘播置羣下而諸孫纒不温體食不充  
飢付於妯娌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弃  
若糞土縊縷比於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  
方遠沙塞將一公脩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女  
累弱一弟領王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詔  
第六子燮奉公為胤欲以毗整一門為公繼紹  
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尚相弃蔑況以義合免苦  
為難患胡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削  
絕蕃秩先是改謝氏為射氏時主幼時艱宗室  
寡弱元徽元年燮年四歲以為使持節監郢州  
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事征虜將

軍郢州刺史以黃門郎王奐爲長史摠府州之  
任明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  
廷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留中兵參  
軍毛惠連州別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  
進燮號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復昶所生  
謝氏爲晉熙國太妃四年又進燮鎮西將軍加  
鼓吹一部順帝即位徵爲使持節都督揚南  
徐二州諸軍事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先是齊世  
子爲燮安西長史行府州事時亦被徵爲左衛  
將軍與燮俱下會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世  
子因奉燮鎮尋陽之益城據中流爲內外形援  
攸之平燮還京邑齊王爲南徐州燮解督南徐  
進督南豫江州諸軍事進號中軍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遷司徒齊受禪解司徒降封隆安縣侯食  
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  
年十歲立爲建安王食邑二千戶孝建三年爲  
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尋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

事冠軍將軍高亮州刺史大明元年入為侍中  
領右軍將軍四年出為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加號平南將軍八年遷使持節督江州南豫州  
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安南將  
軍江州刺史未拜徙為散騎常侍太常又不拜  
仍為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  
領軍將軍常侍如故景和元年又遷使持節都  
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寧蠻校  
尉雍州刺史未之任留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又  
加特進左光祿大夫給鼓吹一部時廢帝狂悖  
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竝囚之殿內毆捶凌  
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竝  
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為  
猪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  
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  
凡劣號為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  
故竝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  
合掘地為坑窆實之以泥水裸太宗內坑中和

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爲歡笑欲害太宗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諛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以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曠妾孕臨月迎入後宮異其生男欲立爲太子太宗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檐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遊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太宗克定禍難殞帝於華林園休仁即日推崇太宗便執臣禮明旦休仁出住東府時南平廬陵敬先兄弟爲廢帝所害猶未殞殮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奏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先是廢帝遣休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未拜太宗令書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徒尚



書令揚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給三均車十五乘  
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請求解職曰臣不得與  
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  
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劔三十人出據虎檻進據  
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隨宜應接中  
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爲兄弟  
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  
蘇侯兄弟力增休仁邑四千戶固辭乃受千戶  
上流雖平薛安都據彭城招引索虜復都督  
北討諸軍事又增邑三千戶不受時豫州刺史  
殷琰據壽陽未平晉平王休祐先督征討諸  
軍事休祐出領江陵休仁代督西討諸軍事泰  
始五年進都督豫司二州休仁年與太宗隣亞  
俱好文籍素相愛友及廢帝世同經危難太宗  
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初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  
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任總百揆親寄其隆  
朝野四方莫不輻湊上漸不悅休仁悟其旨其  
冬表解揚州見許六年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

又加漆輪車劔履太宗末年多忌諱猜害稍甚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慮諸弟彊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運長又慮帝宴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彌熒其成之上疾嘗暴其丙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既宿懷此意至是又聞物情向之乃召休仁入見既而又謂曰夕可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休仁死時年三十九上寢疾久內外隔絕慮人情有同異自力乘輦出端門休仁死後乃詔曰夫無將之誅諒維通典知各自引是有偏介劉休仁地屬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弘熒具國猷禪宣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嫌側納羣小之說內懷不逞之志晦景蔽迹無事陽愚因近疾患沉篤內外憂悚休仁矧逼禁兵謀爲亂逆朕曲推天倫未忍明法申詔誥礪

辨覈事原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追尋悲痛  
情不自勝思屈法科以申矜悼可宥其二子并  
全封爵但家國多虞豐起台輔永尋既往感  
慨追深有司奏曰臣聞明罰無親情屈於司綱  
國典有經威申於義滅是以梁趙之誅跣出稱  
過來言之罰克入致動謹案劉休仁苞蓄禍迹  
事蔽於天明竄匿沉茲姦情宣於民聽自以屬居  
戚近早延恩睦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往歲授鉞  
南討本非才命啓行濃湖特以親攝仰遵廟略  
俯藉衆効屬承泰運竊附成勲而亟叨天功  
多自臧伐既聖明御寓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  
方無越而休仁矜勲怙貴自謂應揔朝權遂妄  
生疑難深自猜外故司空晉平刺王休祐少無  
令業長滋貪暴莅任陝荆毒流西夏編戶嗟  
散列邑彫虛聖澤含弘未明正憲亟與休仁論  
其愆迹辭意既密不宜傳廣遂飾容已反相  
勸激休祐以休仁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能爲  
已力援故深相黨結休祐於是輸金薦寶承顏

接意造鄰之閒必論朝政遂無日不俱行無時  
不同宿聲酣聚集密語清閑休仁含姦扇惑善  
於計數說休祐使外託專慎之法密行貪詐之  
心謂朝廷不覺人莫之悟休祐遂乃外積怨懼  
內協禍心既得贊激凶慝轉熾與休仁共為姦  
謀潛伺機隙圖造釁變規肆凶狡休仁致殞倉  
卒寔維天誅而晉平國太妃妾邢不能追慙子  
惡上感曲恩受懷不逞巫蠱祝詛休仁因聖躬  
不和猥謀姦逆滅道反常莫斯為甚極肆朝市  
戾申國刑而法網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減  
法崇恩賜全二息及其薨封斯誠弘風曠德貫  
絕通古災非所以棄惡流釁懲懼亂臣者也臣  
等參議謂宜追降休仁為戾人絕其屬籍見息  
悉徙遠郡休祐愆謀始露亦宜裁黜徙削之科  
一同舊準收邢付獄依法窮治詔曰邢匹婦狂  
愚不足與計休仁知釁自引情有追傷可特為  
降始安縣王食邑千戶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  
封爵伯猷先紹江夏國令還本賜爵鄉侯上既

殺休仁慮人情驚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曰  
休仁致殞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  
祐貪恣非政法網之所不容管漢梁孝王淮南  
厲王無它釁悖正以越漢制度耳況休祐吞嚙  
聚斂爲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屢得  
王景文褚淵沈攸之等啓陳其臯惡轉不可容  
吾篤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  
弟情薄親見休祐屯苦之時始得寬寧彌不忍  
問所以改授徐州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悛  
革反拜徐州未及之任復徵動萬端暴濁愈甚  
旣歿爲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粗有知解兼爲  
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休仁  
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爲吾所親必應知吾  
意又云休仁言對能爲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  
結事乃寢必同宿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  
遂成繾綣共爲一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  
吾與休仁少小異常唯虛心信之初不措疑雖  
爾猶慮清閑之時非意脫有聞者吾近向休祐

推情戒訓嚴切休祐又不復致疑休祐死後吾  
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并具  
之由彌日懊惋心神萎孰休仁又說休祐云汝  
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爲家從來頗得  
此力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  
奉言多乖實積惡既不可恕自休祐殞止之始  
休仁款曲共知休仁既無臯釁主相本若一體  
吾之推意初無有閒休祐貪愚爲天下所疾致  
殞之本爲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弔不  
咸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狼抗無賴吾慮休仁往  
哭或生崇禍且吾爾日本辦仗往哭晚定不  
行吾所以爲設方俊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  
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顏色狀意  
甚與常異既至省楊太妃驟遣監子去來  
參察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初不疑  
覺從休祐死後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  
排閣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一日  
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往雉場

中或敕使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值宵  
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日及在房內  
見諸妓妾恒語我去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死  
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亂人耳休祐死時  
日已三脯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仁從騎在右  
仗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堪騎馬爾時  
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旣暝不暇遽呼車  
吾衣書車近在離門裏敕呼來下油幢絡擬以  
載之吾由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  
是冷乃敕太醫上省送供御高粱薑飲以賜之休  
仁得飲忽大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此  
飲是御師名封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  
信乃僂俛噬之裁進一合許妾先嫌貳事事如是  
由來十日五日一就問太妃曰休祐死後每吾詔必  
先至楊太妃問如分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國  
典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齎文書呈之忽語承  
祖云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虛心如舊不復  
見信旣懷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有

善心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  
相識者布滿外內常日出入於廂下經過與諸相  
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  
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相撫  
勞爾時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  
言差劇休仁規欲聞知方便使日雲度道人及勞  
彥遠屢求啓闕覘吾起居及其所啓皆非急事  
吾意亦不厝疑吾與休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  
恒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難否之日每  
共契闊休仁南討為都統既有勲績狀之於心  
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  
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  
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  
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之情不能  
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  
休仁之殞悲愍特深千念不能已已舉言傷心  
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即解  
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為詔之辭不得不云



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上與休仁素厚  
至於相害慮在後嗣不安休仁既死痛悼甚至  
謂人曰我與建安季時相鄰少僂狎從景和泰  
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  
之至不能自己今有一事不如與諸侯共說懼  
適之方於今盡矣因流涕不自勝子伯融妃殷  
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翻有醫  
術姿兒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說之遂通好  
事泄遣還家賜死伯融歷南豫州刺史琅邪臨  
淮二郡太守寧朔將軍廣州刺史不之職廢徙  
丹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季還京邑襲封始興王  
弟伯猷初出繼江夏愍王伯禽封江夏王邑二  
千戶休仁死後還本與伯融俱徙丹楊縣後廢  
帝元徽元季賜爵都鄉侯建平王景素爲逆楊  
運長等畏忌宗室稱詔賜伯融等死伯融時季  
十九伯猷季十一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三季季  
十一封山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季爲散騎

常侍領長水校尉尋遷東揚州刺史未拜徙湘  
州刺史加號征虜將軍四年還爲秘書監領右  
軍將軍增邑千戶遷侍中又遷左中郎將都官  
尚書又爲秘書監領驍騎將軍出爲使持節都  
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右將軍豫  
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  
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定  
亂以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雒益梁寧南北秦八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開府常侍如  
故又改都督江郢雒湘五州江州刺史又改都  
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刺史改都督豫江司三  
州豫州刺史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反叛休  
祐出鎮歷陽督劉勔等討琰琰未平勔築長圍  
守之休祐復徙都督荆湘雒益梁寧南北秦八  
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開府竝如  
故增封二千戶受五百戶以山陽荒敝改封晉  
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彊梁自用大明之世季尚  
未得自專至是貪濫好財色在荊州哀刻所在多

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  
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刪簡不受民間糴  
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  
求利皆悉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泰始六  
年徵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  
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節將軍如故上以休祐  
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休  
祐恨戾彊梁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右苑  
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  
曰汝剛戾如此豈爲下之義積不能平且慮休  
祐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  
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休祐射  
之語云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內左右  
從者竝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  
之上旣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分散不復相  
得上因遣壽寂之等諸將追之日已欲闇與休  
祐相及逼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  
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後引陰因頓地即共

毆拉殺之乃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曰  
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絡驛相係頃  
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去車脚輿以還第時  
年二十七追贈司空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  
給班劔二十人三望車一乘時巴陵王休若在  
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  
雉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踰文秀墮地  
驃騎失韉馬驚觸松樹墮地落斫中時頓悶不  
識人故馳報弟廿年五月追免休祐爲庶人長  
子士蒼會早卒次子宣翊爲世子爲寧朔將軍湘  
州刺史未拜免廢次士弘繼都陽哀王休業襲  
封被廢還本次宣彥封原豐縣侯爲寧朔將軍  
彭城太守未拜免廢次宣諒次宣曜出繼南平  
穆王鑠封被廢還本次宣景次宣梵次宣覺次  
宣受次宣則次宣直次宣季凡十三子竝徙晉  
平郡太宗尋病見休祐爲崇乃遣前中書舍  
人劉休至晉平撫慰宣翊等上遂崩後廢帝元  
徽元年聽宣翊等還都順帝昇明三年謀反竝

賜死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  
十一封鄱陽王食邑二千戶三年薨追贈太常  
大明六年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封被廢  
還本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  
九歲疾篤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未拜薨大明  
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為東平王紹休倩  
後太宗泰始二年還本國絕六年以第五皇子  
智丹為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  
為臨慶王以臨賀郡為臨慶國立第八皇子躋  
為臨慶王食邑二千戶繼休倩後明年還本國  
休倩太祖所愛故前後屢加紹門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  
年薨時年六歲太宗泰始五年追加封諡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  
九歲封巴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為冠軍  
將軍南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

郡太守將軍如故四年出爲都督徐州諸軍事  
刺史將軍如故增督豫州之梁郡增邑千戶明  
年徵爲散騎常侍左右郎將吳興太守復徵爲  
散騎常侍太常未拜前廢帝永充元年遷左衛  
將軍太宗泰始元年遷散騎常侍中書令領衛  
尉未拜復爲左衛將軍常侍衛尉如故又未拜  
出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  
五郡諸軍事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率衆東討  
進督吳興晉陵三郡尋加散騎常侍進號衛  
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晉安一郡諸軍  
事二年遷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  
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  
軍如故增邑二千戶受三百戶前在會稽錄事  
參軍陳郡謝沈以諂佞事休若多受賄賂時內  
外戒嚴普著袴褶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  
異吉人衣冠旣無殊異竝不知沈居喪嘗自稱  
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藝黷致有姦私降  
號鎮西將軍又進衛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

無禮繫獄啓太宗殺之慮不被許啓未報輒於  
獄行刑信反果錮送而寶期已死上大怒與休  
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邪休若母加杖  
三百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爲監行雒州  
刺史使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戶四季遷使持節  
都督湘州諸軍事行湘州刺史如故六年荆州  
刺史晉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監荆州事進號征  
南將軍湘州刺史仍爲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  
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  
故尋加散騎常侍又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  
疑京邑謠言云有至賢之表太宗以言報之休  
若內甚憂懼會被徵代休祐爲都督南徐南兗  
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  
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  
朝必有大禍中兵吳軍京兆王敬先固陳不宜  
入勸割據并楚以距朝廷休若僞許之敬先旣  
出執錄馳使白太宗敬先坐誅死休若亦京口

建安王休仁又見害益懷危慮上以休若和善  
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  
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僞遷休若為都督江  
郢司廣交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涪州之始興  
四郡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常侍  
開府如故徵還召拜手書殷勤使赴七月七日  
即於第賜死時年二十四贈侍中司空持節都  
督刺史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三望車一乘休若  
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  
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為塗步即  
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  
汝使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  
右人不能得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  
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宮典書答  
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為汝向道數日東  
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為汝語巴陵左右  
道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  
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茫昧



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准略亦不無駟騁且帖  
肆閒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于今未止詔若  
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  
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  
好之謠在西已竒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  
休祐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  
相當負罪之徒恒說以道路之言印動之相與  
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感激其意尋休若  
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高次祖汝一應識  
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羣下無本末還  
朝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  
語次祖云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橫爲君羣小  
輩過失大被貶降我實憤怨不解劉輔國何  
意不作次祖答云劉輔國蒙朝廷生成之恩豈  
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竒意吾使諸王在蕃  
正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  
弓馬健兒都不啓聞又戾道明等昔親爲賊  
罪應請死休若至西大信遇之乃潛將往不啓

京吾知汝意謂休若處奉因事事事何如心迹  
既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第與書事事詰誚  
於內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名  
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狼心  
得申者汝得守冶城邊作太尉公邪非但事關  
計亦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苟太妃令知廬江王  
禕昔在西州故上云冶城邊也休若子冲始襲  
封順帝昇明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  
也太宗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  
刺以獷暴摧軀悲哀由和良醜體保身之路  
禾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爲善將遠有以乎

列傳第三十一

宋書七十二





